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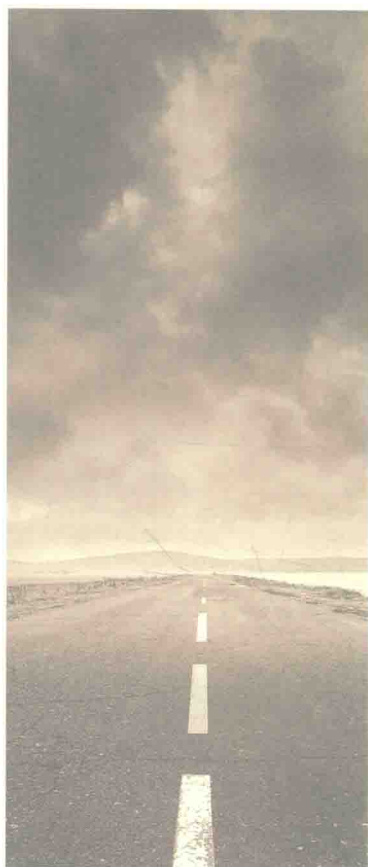
Philosophy & Society

**The Delusion of
Ideology and the Reality of
the Highest Stage Capitalism**

**意识形态幻象与
晚期资本主义现实**

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研究

包立峰 著





Philosophy & Society

上海市重点学科第五期“商务传播学”（J52001）资助项目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系列
上海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择优资助计划（2015）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 阳光计划项目 科研成果

The Delusion of Ideology and the Reality of the Highest Stage Capitalism

意识形态幻象与 晚期资本主义现实

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研究

包立峰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本书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对晚期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文化的主导形式——后现代文化进行意识形态批判。首先在总体性的诉求下从后现代主义的“破碎”性中看到社会的分裂与人的原子化;进而揭露后现代主义的乌托邦空想实为以消遣和娱乐为形式的集体无意识的幻象;人的存在及其生活被带入“悖论(二律背反)”的处境和既“终结一切”又固执当下的封闭的境遇;而这一切终归是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的共谋和与金融资本的同构的必然后果。揭去后现代主义这个掩盖晚期资本主义异化现实的意识形态面纱;看清它在资本的庞大助力下为身处其中的人所带来的虚幻的空想,分析其与资本生产方式的共谋并借助资本逻辑辐射世界,进而揭示其“貌似清纯”的文化形态背后所遮蔽的意识形态性。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意识形态幻象与晚期资本主义现实: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研究 / 包立峰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
I. ①意… II. ①包… III. ①西方马克思主义 IV. ①B08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77977 号

意识形态幻象与晚期资本主义现实

——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研究

著 者:包立峰

出版发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200030

出 版 人:韩建民

印 刷:上海宝山译文印刷厂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字 数:171 千字

版 次:2016 年 7 月第 1 版

书 号:ISBN 978-7-313-12360-2/B

定 价:48.00 元

地 址: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电 话:021-6407120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12

印 次: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 读 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21-56482128

前 言

本书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把后现代主义看作晚期资本主义主导性的文化形式,并在基于文化与基础性结构的对应关系中加以考察:后现代主义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其以差异性和异质性的表现形式把资本同一性逻辑隐藏在背后,并充当着资本全球肆虐的帮凶。本书强调必须通过对文化的意识形态批判,才能真切洞察到晚期资本主义现实的实质。这种反潮流的理论表述,特别是其理论中所表达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使得詹姆逊的理论独树一帜;同时,这种对资本主义及其文化的意识形态批判,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本有的维度,然而,随着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世界渐趋没落,在很多学者眼中,马克思“思想武器的批判”暗淡失色。面对新的资本主义及其文化现实,本书重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维度,揭示后现代文化背后潜藏着的意识形态性。这对我们当下客观看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与现实、认清意识形态背后的文化霸权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进而给予我们的意识形态教育以深刻的警示,对我们的意识形态教育有重要启示。

本书以三段论的形式、在递进的维度上分三章来讨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思想源流、理论体系及理论应用,以期呈现“批判理论”的全貌及“理论批判”的意义。

意识形态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这不仅表现在理论史的曲折上,还表现在它的内涵和性质的隐蔽、虚幻、迷惑及其发生作用的场域——社会本身——的庞杂与繁复。在第1章“意识形态理论溯源”中,笔者通过对意识形态概念的梳理,试图厘清意识形态理论的思想脉络。意识形态在创始之初,作

为一种知识的“观念学(意识形态学)”把树立人类理性、认识世界的坚实的科学根基作为探索的欲求,在知识的根基之上去安排人类及其生活与社会的现实制度,在张扬理性的意义上,为人类进步洒下了一片耀眼的启蒙之光。然而,在黑格尔看来,这种知识的观念学,不过是感觉主义的经验堆积,因而也是应该受到批判“意识形态”。至此,黑格尔及其之后的思想家无不把“意识形态”当作批判的“标靶”。特别是马克思超越了黑格尔的“批判意识”的意识形态理论,把意识形态带入社会理论的视野。进而其认为,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隐蔽资本主义剥削实质的思想政治工具,并以唯物史观的视角对资本主义现实进行犀利的批判。这奠定了意识形态理论深刻的“社会现实批判”的基调。其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相关学派从马克思理论的基地上发展出“肯定性意识形态学说”与“否定性意识形态学说”的双重变奏。特别是卢卡奇,通过对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相对抗的无产阶级“新”阶级意识的强调,在“双重变奏”下开创了后来被称为“功能主义”的意识形态模式。然而这“开创”却在“肯定”与“否定”的割裂中把意识形态理论本应具有批判本性弱化了。由此开始,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理论呈现出滥觞之势。对这些历史中的理论积淀,詹姆逊都从不同的角度给予回应,并试图在历史的、阶级的、集体的和功能(意识形态)与目的(乌托邦)相辩证的“四个维度”上恢复“意识形态理论”被弱化了批判本性,并由此建构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以探寻被压抑的文化叙事。

第2章“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是第1章的递进展开,即詹姆逊在历史的、阶级的、集体的和辩证的维度上建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在此章中,笔者在标题处及行文中拟用“视域”、“阵地”、“全景”、“探测仪”和“策源地”这几个词语分别形容该理论中的各个学说——马克思主义文化阐释学、政治无意识学说、总体性批判理论、认知测绘学说和“现实存在的乌托邦”,并挖掘出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逻辑轮廓,并将其应用到晚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战场”中。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基地,在破碎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后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幻象中,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阐释学”唯物史观为视域,在“总体性理论”的批判全景中,从“现实存在的乌托邦”汲取力量,通过“政治无意识学说”对无意识的文化文本的阐释与考问,以“强有力的重写”方式在个别性、历

时性和共时性的“同心框架”中展露文化“显意”背后的“隐意”，并在文化领域建构起意识形态批判的阵地，并用“认知测绘”的探测仪在全球化的晚期资本主义现实中去发掘和凝塑全球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这是意识形态理论本应具有批判逻辑，更是针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性的理论批判策略。

“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中的各个学说既自成体系——每种学说各司其职，又相互关联，因为如果缺少了某个学说，“批判理论”的犀利性就会被弱化。正是基于此，“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将被应用于更具隐蔽性、同时异化功能又极为强大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意识形态批判之中。“批判理论”将表现“理论批判”的一面。

在第3章“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现实批判”中，笔者秉承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不能代替理论批判”的箴言，将在现实批判中通过“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指归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与资本异化的现实性。一方面，基于文化与基础性结构的对应关系，在继承了结构主义文化概念的基础上，詹姆逊把“资本主义三种文化形式”与曼德尔的“资本主义三个分期”相对应，进而把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考察放到晚期资本主义的现实中来。另一方面，詹姆逊立足于晚期资本主义现实，在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现实考察中看到，后现代主义作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主导性形式以异质性与差异性所倡导的摹仿体、癫狂性、表层化、平庸化和文本化不过是试图消除高雅、消解意义、同化个性、弱化批判与革命诉求的精神分裂性的意识形态性，其背后掩盖的是商品的物化功能、工业劳动的异化作用以及作为主体的人的幻灭和全球资本肆虐背后的文化霸权逻辑。在此，“批判理论”通过“理论批判”把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现实逻辑呈现于当下。

正是基于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洞悉，“批判理论”把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意识形态指归为五个方面：首先，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破碎性”的背后是分裂的原子化的人。这种原子化的人在消费商品的同化下，丧失了批判诉求，从而把自身囿囿于永恒的“当下”。其次，在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空头的乌托邦许诺背后不过是以消遣和娱乐形式对人进行的集体幻想训练。再次，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在终结了历史之后，以差异和异质的名义抛弃了一切深层结构，进而在调情和娱乐的背后建构悖论的世界，把人的存在及其生活带入绝对变

化等于绝对不变的时间悖论；当时间停滞后，人在空间中的任何转换都变得没有意义，因为无论到哪，都是一片工业化的焦土，同时人在空间中的停止反而又确定不了自身的处境，因为后现代主义的迷幻空间本身也处在不断变化中；同时，当空间完全被工业化所侵占，传统的天然“自然”就失去了最后一份领地，人类又建造出一种人造的自然与之相对应；进而在消除了未来的可实现的愿景（任何关于乌托邦的诉求）之后，使人屈从于由异质性所掩盖的资本的同质性。复次，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借助影音技术营造一个充满仿真效果的“视象”空间，并使影音技术夺取了人的主体地位，从而把人不知、不觉、更不能自拔地封闭在“视象”之中。最后，批判所指归的一切都是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借助资本逻辑所营造出来的巨大的荒谬，而这荒谬背后正是文化与消费社会的共谋和与金融资本的同构。

通过对前人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总结借鉴，本书试图恢复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中本应具有的批判性与犀利性，并针对晚期资本主义及其文化建构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进而以这“批判理论”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及滋养文化的现实进行批判，从而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应具有的理论立场与理论坚定性。然而，面对当下的资本主义，前人早已预告了它的灭亡，资本主义在垂死挣扎之后，却仍然展示着自身的生命“弹性”。据此，笔者在“结语”中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詹姆逊依然高扬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以宏大的叙事逻辑，去实证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科学性（就像资本主义所展现的弹性一样），同样是一个辩证开放的体系。然而，在“上帝”死后，面对庞大的资本逻辑，“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以“一次豪赌”的方式似乎显现出荆轲刺秦王时“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色彩，但是从“批判理论”到“理论批判”的实践维度，使得乌托邦理论诉求不是一个想欲建构的目标，而是一种导向、一种思考未来的方法、一种与现实的“照面”和一种祛蔽的批判，所以希望与实现就蕴涵在这壮举之中。

目 录

导 论	1
第 1 章	意识形态理论溯源	6
	1.1 意识形态理论的启明 / 7	
	1.2 意识形态理论的积淀 / 25	
	1.3 意识形态理论的双重变奏 / 62	
	1.4 意识形态理论的滥觞 / 71	
	1.5 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维度 / 87	
第 2 章	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理论	97
	2.1 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的历史视域 ——马克思主义文化阐释学 / 98	
	2.2 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的阵地 ——政治无意识学说 / 105	
	2.3 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的全景 ——总体性批判理论 / 114	

	2.4 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的探测仪 ——认知测绘理论 / 118	
	2.5 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的策源地 ——现实存在的乌托邦 / 123	
第3章	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现实批判	133
	3.1 晚期资本主义及其文化迷宫 / 133	
	3.2 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 / 139	
	3.3 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指归 / 149	
结 语	一次悲壮的豪赌——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 形态批判的乌托邦诉求	168
参考文献	172
索引	176
后记	181

导 论

文化是时代精神的表征,对文化的反思与时代须臾不可分离。随着经济发展的全球化,文化发展也呈现出难以厘定的多元化姿态。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后现代主义以一种多元的、世俗的、偶然的、非体系的、语言游戏式的差异性和异质性,把反对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的特征渗入到当代文化肌体,幻化为错综复杂的“后”文化形式,从而呈现出纷繁复杂、扑朔迷离的诡秘面孔。

在这个商品经济充斥着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今天,在这个由于科技的发展而导致空间相对缩小和时间相对增长的境遇中,当资本的逻辑隐蔽在文化帝国主义的背后风卷残云的肆虐之时,对于后现代主义理论,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都不过是“二者必居其一”的二元论,如果没有一个唯物主义的和历史主义的观照,就不可能穿透后现代主义文化营造的意识形态的幻象,进而揭示意识形态背后的晚期资本主义的现实和实质。

本书立足马克思主义唯物的和历史的维度上认为,那些即使似乎并不涉及资本主义的文化文本或文化客体 and 那些似乎没有具体的政治内容的后现代主义主张都与晚期资本主义现实存在某种关联,因而只有在一种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框架内才能真正看清被压抑的“政治无意识”。即是说,后现代主义作为当下资本主义文化主导形式,以迷幻、张扬、强势的异质性和差异性面纱掩盖了资本剥削、压迫和同化的基础性结构(物质生产关系)和异化的社会现实,

进而成为一种遮蔽性的、功能性^①的和对抗性^②的意识形态，而“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武器去戳穿幻象、展露现实，并发掘全球性的革命力量与“现实存在的乌托邦”。

为了完成借文化逻辑之虚、批资本逻辑之实的理论的构建，首先，本书认同詹姆逊从曼德尔处借取“资本主义分期”理论，把后现代主义视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进而树立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的靶标。以三次科技革命为时代标志，曼德尔把资本主义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蒸汽机的发明孕育了古典资本主义（也称国家资本主义），电力和内燃机的应用使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又称垄断资本主义），而当下这个受电子科学和新能源科技影响的时期便是“晚期资本主义”。本书将这样的“分期”理论融合在“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中，把资本主义当作文化的基础性结构来看待，以资本主义的“三种文化形式”与“三个分期”相对应，以此表达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这三种文化分别是：与古典资本主义相适应的现实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相对应的现代主义和在晚期资本主义中孕育的后现代主义。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摧毁过去创新当下的“规范解体”的文化形式，反映了神秘的、不在场的存在因素——资本（金钱）——以一种令人痛苦的新方式表达着对人们的生活与存在以及文化叙述的决定作用；而现代主义，由于电力发动机和内燃机的发明，表达了人类征服自然的绝对自信、建立世界殖民体系的雄心壮志和更深层地针对只存在于记忆中的旧的社会和心理世界的丧失的“失落”和“迷茫”。当资本主义发展到“晚期”，在电子科技和新能源科学的体系下，资本以穿透性的形式运作于一切现实存在之中。在这里，被征服的不仅是自然和世界，还有创造它的人类自身。自由资本主义只是在一国内的市场资本主义形式；垄断资本主义的资本超越了民族市场的界限，扩展到了世界范围；而在晚期资本主义则表现为跨国资本主义形式或者说失去了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形式，与这种极具征服性的和去中心的资本主义相对的也是一个征

① 意识形态在当下资本主义现实中已超出了真假、对错的问题，其本身也具有了半自治性，发挥着异化的功能。

② 这里的对抗性是没有硝烟的对抗，但却无处不具有着压制。

服欲极强的、精神分裂性的、提倡差异和异质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即后现代主义。于此，在消费社会与金融资本的簇拥下，一方面，后现代主义以迷幻的方式、放纵的姿态促使当下之人一窝蜂的拥护这种新型美感世界的创立，把资本的狂躁及其对自我的毁灭，即主体之死，隐藏在“欣喜若狂”的背后；另一方面，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层面上，后现代主义热情地讴歌滋生其自身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把对历史性的当下批判置之脑后；最后，后现代主义试图淡化晚期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关系异化或物化的实质，进而把商品文化化和文化商品化，从而使人忽视后现代主义美感生产的背后恰恰是晚期资本主义商品产生的雄厚支撑。

要看清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所营造的意识形态的幻象，就要从晚期资本主义现实出发去分析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形式，把现实——晚期资本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批判的前提，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个前提。也就是说，“把当代资本主义称为资本发展的最‘纯粹’阶段，即资本在当今的发展中，已经把以往与之并存的一切非资本因素蚕食殆尽，其主要表现在对‘自然’和对人的‘潜意识’领域的最终占领，前者指绿色革命对第三世界农业的侵蚀，后者则指新闻媒介和广告工业对人的意识的巨大影响”^①。循着这个前提，“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批判的虽然是营造意识形态幻象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即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经验的文化现实，而真正的靶标却是孕育了此种文化的，又被这种文化的幻象所遮盖的，并把此种文化当作意识形态的（把局部的意识和利益普遍化的），一定条件、一定时期现实的，可经验的晚期资本主义。

正是基于这种基础性结构（晚期资本主义）与文化形式（后现代主义）相对应的马克思主义阐释框架，可以敏锐地发现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与资本主义文化的微妙关系。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形式，虽然远离经济基础，且十分抽象，但却构成整个晚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灵魂；同时，作为文化形式的后现代主义也不是经济关系的消极伴生物，而是整个社会生活中最活泼而能动的组成部分，并且给予经济关系以巨大的反作用。当文化变成经济生产的一部分，当文化成为商品进而可以用于消费时，文化反过来也制造着消费、培养着

① 陈晓明，马拥. 走进马克思[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234.

消费,并不断推陈出新地拓宽文化产品的领域和文化工业的领地。然而,在这文化中却蕴涵着对“无意识”的政治和对资本主义自身演进的一系列隐蔽反映,同时,正因为文化文本和文化客体的“无意识”和本身即具有的半自治性成了掩盖资本主义现实、发挥异化功能和同化“革命”诉求的“意识形态”。这种后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不在于意识的虚假、对意识的欺骗和对现实的扭曲,而是试图与社会生活中令人难以忍受的各种关系达成一致,即对之的适应。同时,这种意识形态还包含了某种乌托邦形式的空想,即在乌托邦意义上对难以忍受的关系的顺从。

于是,无意识的文化文本和文化客体就是意识形态批判的阵地。这阵地是对立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隐秘的厮杀的战场。以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形式身份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把自身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角色,在其所提倡的差异和异质性诉求的民本主义面具背后使自己的幻象表现得更加深刻。面对这种幻象——一种使人迷失其中而不知归途的迷宫——“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补充^①了“认知测绘”理论。这种理论特别被应用于与晚期资本主义庞大而复杂的资本逻辑相对应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形式中,在后现代主义所营造的超级文化空间——超级的意识形态空间——里去探测人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真实处境和资本逻辑的真切现实,从而也去发掘与资本主义相对抗的阶级力量和人类未来的现实的乌托邦归宿。

面对当下乌托邦的历史性困境——乌托邦的道德满足、政治享乐——和其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处境——预言的无力、宪法描写的消遣性、政治行动的无涉性——本书强调,当文化在资本运作的庞大逻辑之下把现实凝塑得既支离破碎,又坚硬如磐^②时,正是这种“极不可能性”才为乌托邦的现实存在和自由运作在人的头脑的政治想象中提供了一种希望和存在的依据;也正是这希望和依据使乌托邦的现实存在成为戳穿意识形态幻象、展露晚期资本主义现实的策源之地。

① “认知测绘”是詹姆斯晚近的理论成果。

② 笔者用“支离破碎”形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所倡导差异和异质;用“坚硬如磐”比拟差异和异质背后隐藏的同质性逻辑。

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首先在总体性的诉求下从后现代主义的“破碎”性中看到社会的分裂与人的原子化;进而揭露后现代主义的乌托邦空想实为以消遣和娱乐为形式的集体性幻想训练;从而,人的存在及其生活被带入“悖论(二律背反)”的处境和既“终结一切”又固执当下的封闭的境遇;而这一切终归是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的共谋和与金融资本的同构。经过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意识形态面纱被掀去,它将把人在当下的虚无主义的焦虑实质坦露无余。离开消费社会这一现实,后现代主义将失去生存的环境,留下的不过是对晚期资本主义文明在文化形式上所进行的抽象的综合。这些抽象的综合本身如果离开当下的现实,将变得没有任何价值,充其量只能为整理文化史资料提供方便,提出历史资料的某些连贯性。

在被戳穿的意识形态幻象与被展露的晚期资本主义现实中,呈现出一幅共时性与历时性共存、个体与集体相统一、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互为辩证又饱含阶级性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文化批评画卷。在这幅画卷中,该理论既批判了个体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如福柯)、以阶层概念模糊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的法兰克福学派和罗兰·巴特的缺乏历史感的分析框架,又吸收了马克思的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卢卡奇开创的功能性意识形态理论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分析模式。

如果把意识形态理论从托拉西创始之初到詹姆逊勾连起来,意识形态理论史将展现从启蒙之光到批判之靶,再到马克思的奠基性的积淀,进而经过卢卡奇、葛兰西的丰富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延续,最后来到詹姆逊批判性的借鉴和融合的辩证轨迹。这轨迹既印证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表明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下更为庞杂的繁复性和更深的隐蔽性,因而也就更需要一种同样复杂、深邃且犀利的理论反映,“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正是一种可资借鉴的形式。

第 1 章

意识形态理论溯源

在今天看来,意识形态仍然是一个复杂的概念,这不仅表现在理论史的曲折上,还表现在它的内涵和性质的隐蔽性、虚幻性、迷惑性及其发生作用的场域——社会本身——的同样的庞杂与繁复。意识形态在创始之初,作为一种知识的“观念学(意识形态学)”,把树立人类理性认识世界的坚实的科学根基作为探索的欲求,进而在如此的根基之上去安排人类及其生活与社会的现实制度。然而,在黑格尔看来,知识的“观念学”不过是感觉主义的经验堆积,从而被当作被批判的“意识诸形态”之一,至此“意识形态”开始沦为后续思想家批判的“靶标”,特别是马克思把意识形态带入社会理论的视野,认为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隐蔽资本主义剥削实质的思想政治工具,并从唯物史观的视角对之进行犀利的批判,这积淀了意识形态理论深刻的批判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相关学派都从马克思理论中汲取了不同营养,特别是卢卡奇,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无产阶级“新”阶级意识的双重变奏下开创了后来被称为“功能主义”的意识形态模式。本书通过对“意识形态理论的七种模式”的梳理,对这些思想从不同的角度给予回应,并将之作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的真实理论来源。

1.1 意识形态理论的启明

“意识形态”是一个近代的词语。虽然早在西方哲学之初，“意识”的问题就已经是哲学关注的主题，这其中关于真实意识与虚假意识，个体意识、集体意识与城邦意识等等的论述都可看作是关于意识的诸种形态或形式的论述，但是只是到了托拉西才真正提出“意识形态”的概念。托拉西的“意识形态”是一个作为认识论的知识学的褒义概念，可是到了黑格尔却开始成为被批判的对象。意识形态褒贬不一的“出身”，也预示了其多舛的理论命运。

1.1.1 启蒙之光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理论创立

托拉西是“意识形态”一词的发明者，并把他的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称为“理性”的“观念学”。其任务在于科学地探究认识的起源、界限及其可能性程度问题，即在认识论上，科学地认识心灵；在实践论上破除中世纪宗教的迷信观念进而揭露封建主义的虚伪性。但理性的观念学的如此任务并非始于托拉西，西方哲学进入启蒙时代以来，从培根开始就在从认识论角度去检讨中世纪神学的思想观念。培根在寻找可以发出力量的知识之路上，把受社会环境影响的“虚假意识”或“错误观念”归为四种“假相”（即培根的“假相说”）——“种族假相”、“洞穴假相”、“市场假相”、“剧场假相”。其中，“种族假相”意味着一种知识的形成，这种知识通过人类的本性而产生的，因为我们的意识不能如实地反映客观世界。因此，这种知识上的错误不可能被完全地排除，即便人们能够并应该估计到这种情况的存在。通常情况下，人们总是凭借个人的感觉为判断尺度，而不是以宇宙本身为尺度来判断事物。因而常常做出错误的结论；“洞穴假相”是一种“天生”的偏见。这种偏见是我们不知不觉地从我们所属的种族和时代的传统继承过来的，具有着先天的遗传性。因此，人们自然具有了一种适应于传统的倾向。仿佛置身于“洞穴”之中，不假思索地认为看到的都是真实的，并拒斥不一致的见解。这种偏见是一种遗传性获得。培根的“洞穴假相”与柏拉图的“洞穴比喻”有相似之处，不同之处在于，柏拉图以此揭发人

们感觉的不可靠性,而培根的用意在于说明,人们的整个精神状态和全部认识能力在认识外部世界的过程中,由于不适当的参与作用而必然受到局限。“洞穴假相”是个人在认识过程中必定会产生的假相,如同一个人在一个特殊的洞穴中观察外部事物投射到洞穴墙壁上的影子,很难认识事物的真相;培根认为,前两个假相主要是由于每个人的身体和心理上的特殊结构、个人成长经历和情感好恶等成分参与引起的,而“市场假相”和“剧场假相”则是由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相互交往,涉及他们对日常语言的误用,这种误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赋予根本不存在的事物以名称,导致虚构;二是从实际事物中随意抽取出来的没有明确含义的概念。培根认为“那些占据着人的心灵并已根深蒂固的种种假相和错误概念,不仅使真理难以进入人心,而且即使进入了,只要我们事先不防止它们,仍有可能在科学复兴的时候来扰乱我们。”^①比如“市场假相”,培根认为,人们在进行语言交流中,由于词语的含义是在日常生活中约定俗成的,否则无法准确表达思想,所以,约定俗成的词句无论如何规范定义都很难澄清词语的真正含义,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语言上的误解和误用状态。思想的表达需要语言为媒介,而语言却不仅仅是思维的外衣和思维的描摹,某种意义上,语言就是思维本身。由于语言的含义混乱,有时人们的思维也难以理解或厘定,恰恰可能正是由于语言的存在,导致人们相互误解或相互疏远。培根的市场假相致力于揭示人们在日常生活和交往中必定会遭遇的尴尬。至于“剧场假相”,培根称之为从形形色色的传统观念、哲学教义、思想体系和各种错误的证明法则移植到人们心中来的特殊的假相。他认为,各种思潮、思想体系,如同舞台戏剧,常常借助于不真实的布景来表现它们所臆造的世界,一旦这些思想体系支配了人们的大脑,也就蒙蔽了人们的思想,使他们看不到事物的真相。显然,培根的“四假相说”既是对经院哲学错误观念的无情批判,也是对柏拉图的“无谬误的”理念世界的深刻反省和挑战。培根认为,不仅是人们的感觉经验不可靠,易发生错误,同样,人们的思想观念也不可能准确无误。这样一来,不得不引起这样一种思考——人们如何克服这种先在的偏见和错误观念,进而形成新的科学的观念呢?可见,在培根这里,虽然在此还没有提出“意识形态”的概念,但其问题意识成了促使意识形态概念产生的重要推动

^① Kurt Lenk(Hg): *Ideologie*, Frankfurt: Campus Verlag, 1975, s.50.